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

温智涵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3日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深化, 养老需求已从基础生存保障向多层次高品质服务延伸, 传统养老保障体系在资源配置效率、服务适配度等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新、要素优化和模式创新为抓手, 为破解养老领域种种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全新方法。当前新质生产力在养老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实践中普遍存在技术应用与实际需求脱节、资源整合程度不高等问题, 当前研究对赋能养老保障体系的内在作用机理缺乏系统性阐释, 对深层制约因素的分析也不够全面。本文基于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基础, 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的内在逻辑, 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核心困境, 并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为推动养老保障体系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养老保障体系, 高质量发展, 多元协同, 适老化

Mechanism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Zhihan Wen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13,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5,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3, 2026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care needs have extended from basic

文章引用: 温智涵.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460-467. DOI: 10.12677/ar.2026.139681

subsistence security to multi-level and high-quality servic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i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service adaptabilit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ak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 optimization, and model innovation as key approach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 a new way to resolve variou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elderly care field.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elderly care field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In practic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actual needs, as well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remain common. Current research lack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 th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analysis of deep-seated constraints is also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internal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deeply analyzes the core difficulties currently faced,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path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Age-Friendly Adapt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长期性基本国情。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3.0%;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2,36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5.9%¹,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持续扩大、结构持续深化的鲜明特征。《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²进一步提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康复训练、健康监护等设备在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应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需求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呈现出专业化、个性化和智能化趋势。相关研究表明,养老服务体系正在从以基本照料为主的供给模式,转向覆盖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康复支持、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的综合服务模式[1]。在这一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所包含的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组织模式创新,为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供给质量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已从传统衣食住行等基础生存保障,向专业化医疗护理、个性化精神慰藉、智能化生活辅助、多元化文化娱乐等多层次、高品质方向延伸[2]。传统养老保障体系虽已构建起基本框架,但面对快速升级的需求,其在资源配置效率、服务供给精准度、主体协同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导致供需错配、结构失衡等问题,传统人力密集型、经验驱动型的服务模式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因此,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新、要素优化和模式创新为核心抓手,为破解养老领域发展瓶颈提供了全新方法。本文基于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基础,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的内在逻辑,

¹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2/content_7008789.htm

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核心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为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养老领域的具体体现

新质生产力是前沿科技深度融合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它以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为核心，通过生产方式改革、要素优化与生产关系调整，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大基本要素的质的飞跃。劳动者向知识化技能化转型，劳动资料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劳动对象向数据化服务化拓展，三者相互协同构成了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发展新阶段[3]。

在养老领域，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人力密集型服务的局限。它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可协调发展的服务能力，同时推动跨领域资源整合，重构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式与运营体系。它并非单一技术的叠加应用，而是涵盖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人才支撑与制度保障的系统性改革。通过智能化工具延伸服务边界，以数据要素精准匹配供需，以复合型人才提升服务专业度，最终共同推动养老服务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分散供给向协同供给、从标准化服务向个性化服务的多重升级。

2.2. 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核心要求

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目标。它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为导向，构建覆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与社会参与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三支柱为核心，主要是由公共部门、企业及个人共同参与的养老制度相互协调、共同作用而形成[4]，它打破传统养老服务的碎片化格局，形成高效协同的养老服务生态，让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便捷优质的养老服务。

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通过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推动养老服务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跨越。它不仅要求公共部门持续扩大养老服务的覆盖面，确保基本养老服务的普惠可及，更注重提升服务的满意度、精准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和完善制度保障，解决城乡养老资源分布不均、专业人才短缺、服务模式同质化等问题，最终实现养老服务从基础生存保障向高品质生活体验的提升，让不同情况的老年人都能享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3.1. 技术革新重构养老服务体系

智能技术的极速发展，并与养老保障体系深度融合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养老服务的生产方式。物联网感知设备能够全天候捕捉老年人的健康体征与生活轨迹，对跌倒、突发疾病等风险事件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幅降低了独居老人的意外伤亡概率。大数据技术通过对老年人长期健康数据、消费习惯和服务偏好的多重分析，能够精准预判老龄化群体的需求变化，提前调配服务资源。远程诊疗、在线康养等数字化手段，打破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让偏远地区的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专业服务。

这种技术革新不仅是工具层面的升级，更是养老服务的全方面提升。传统养老服务高度依赖护理人员及诊疗医师，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且难以标准化。而现在智能设备的大规模应用将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自动化，把护理人员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情感陪伴、专业护理等更具人文价值的环节。同时，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的平台实现了服务过程的全程可追溯，服务质量不再依

赖事后抽查，而是能够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有效解决了传统养老服务中监管缺位的难题。

3.2. 要素重组优化养老资源调配

长期以来，养老保障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源分散与错配问题。公共投入的大量资源集中在公办养老机构，而老年人更需要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却供给不足，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互割裂，使得老年人在医院和养老院或家中来回奔波。物业服务企业拥有贴近居民的空间和人员优势，但绝大部分小区物业却尚未纳入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内大量闲置的公共空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难以转化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这些问题导致有限的养老资源无法发挥最大效用，供需矛盾持续加剧。

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的系统性重组，激活了各类的养老资源，使得它们能够相互配合共同作用。数字化平台将分散在公共部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中的资源整合到统一的体系中，实现了需求与供给的实时精准对接。“物业 + 养老”的模式充分利用物业的现有资源，在小区内设立养老服务驿站，提供助餐、助洁等基础性服务，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5]。普惠托老所利用社区闲置场地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和短期托养服务，有效缓解了家庭照护压力。时间银行等创新机制则将志愿服务时间转化为可兑换的养老服务权益，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

3.3. 主体协同重塑养老服务格局

传统养老服务治理模式以公共部门单一主导为主，公共部门同时承担供给、管理和监督职责，这种模式不仅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也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市场主体由于政策支持不足、盈利回报难以预测，导致其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不高。社会组织由于专业服务能力有限，再加上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又缺乏有效的社会化支持，最终导致老年人长期处于被动接受服务的地位，其意见和诉求难以得到充分表达。

新质生产力为多元主体协同养老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实现路径[6]。统一的智慧养老平台成为连接各方主体的枢纽，实现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公共部门的角色逐渐从直接提供者转变为制度设计者、标准制定者和监管者，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使得更多社会资本能够进入养老领域，不断为养老保障体系注入新活力[7]。市场主体发挥专业化优势，开发出多样化、高品质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的需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益性服务，重点关注困难老人、失能老人等特殊群体。家庭在获得社会化服务支持的同时，继续承担情感陪伴等不可替代的责任。老年人也通过参与社区议事、服务评价等方式，成为养老服务的积极参与者和监督者。

3.4. 结构转型升级养老保障体系

在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得到有效融合之前，我国传统养老保障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在服务结构上，过度侧重生活照料，而在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型供给严重不足。在空间布局上，机构养老与居家社区养老发展失衡，大量养老机构床位空置，而居家老年人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服务。在城乡结构上，养老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养老设施简陋、服务人员匮乏，这就进一步导致城乡养老服务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结构性问题制约了养老保障体系整体高效平稳地运行。

随着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深度融合，它正在推动养老保障体系进行全方位的结构性升级。在服务结构方面，医养康养融合模式不断深化，养老机构普遍设立医务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服务中心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实现了健康管理 with 康复护理的无缝衔接。在空间结构方面，社区嵌入式养老成为发展重点，通过建设小型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设施，构建起覆盖周边的服务网络，让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在城乡结构方面，数字化技术成为缩小城乡养老差距的重要手段，远程医疗、线

上培训等方式将城市优质资源输送到农村，推动城乡养老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4.1. 技术适配不足，数字鸿沟凸显

当前智能化的养老技术应用普遍存在重技术轻需求的倾向，多数产品和服务以机构标准化场景和城市低龄健康老人为设计核心，对家庭环境复杂以及农村老年人、高龄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考虑不足。智能设备普遍存在界面繁琐、操作步骤多的问题，且缺乏方言语音交互功能，很多老人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无法独立完成。数字鸿沟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大量农村老年群体从未接触过智能手机，不仅无法享受线上便捷服务，甚至连基本的民生业务办理都面临困难，部分高龄失能老人更是被完全排除在数字化服务体系之外。同时，数据孤岛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不同系统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而且相互无法进行联通，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和服务记录分散在各个部门，无法实现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8]。除此之外，智能设备价格普遍偏贵，且多数未纳入医保或长护险支付范围，普通家庭难以承受。

4.2. 资源整合不深，协同机制缺失

养老领域长期存在的资源分散、权责分割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各类资源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物业部门作为距离老年人最近的服务主体，拥有天然的空间和人员优势，但绝大多数小区物业尚未正式纳入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缺乏相应的资质培训和政策激励，参与积极性普遍不高，大量闲置资源未能转化为养老服务资源。社区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资源整合能力十分有限，仅少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成功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优质的医疗、康复、心理疏导等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大型机构，难以有效下沉到基层，很多社区只能提供简单的基础服务。不仅如此，普惠性托老所建设严重滞后，覆盖范围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刚性需求。在治理层面，多个部门在养老领域存在职责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缺乏常态化跨部门协调机制，导致政策执行推诿扯皮、资源重复配置，一边是部分机构床位空置，一边是大量居家老人得不到服务。

4.3. 人才供给短缺，队伍结构失衡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服务的核心一环，但当前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仍难以完全匹配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关研究指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普遍存在数量供给不足、年龄结构偏大、专业能力不足和稳定性不强等问题。从队伍结构看，养老护理岗位劳动强度较高、薪酬回报有限，青年群体进入意愿和留任意愿相对不足；从能力结构看，部分从业人员仍以生活照料经验为主要服务基础，系统护理训练、康复护理、失智照护和智能设备使用能力仍需提升[9]。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行业薪酬待遇偏低、社会保障和职业晋升通道不完善，以及社会对养老护理职业仍存在低技能化、家政化的刻板认知，进而削弱了职业荣誉感和行业吸引力。这种人才困境直接导致先进智能设备和服务模式缺乏人力支撑，难以有效落地。

4.4. 制度保障不足，发展环境欠佳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保证，但当前相关制度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政策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协同性，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之间衔接不够顺畅，针对“物业 + 养老”、智慧养老等新兴模式的专项扶持政策和服务标准仍需进一步细化。同时，市场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养老服务市场准入、退出和质量评估机制尚需完善，部分地区仍主要依赖政府不定期抽查，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和全过程监管能力不足，导致服务质量差异较大。财政投入方面，中央政策已明确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等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康复训练、健康监测等设备在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应用。这说明养老服务发展不能仅依赖设施建设投入，还需要将资金更多投向技术应用、人才培养、运营支持和农村存量资源改造等环节。现实中，部分地区仍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重机构轻社区、城乡财力差异影响服务均衡供给等问题，容易进一步放大城乡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差距。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养老产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盈利空间有限，而当前投融资渠道不畅，缺乏针对性金融支持政策，很多社会资本对进入养老领域持观望态度。

5.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5.1. 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智慧服务体系

聚焦老年人实际使用需求，引导相关企业加大对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研发投入，重点开发操作界面简化、核心功能突出、支持多方言语音交互的家用监测设备和移动应用。针对家庭非结构化环境特点，提升智能设备的感知算法和适配能力，减少误报警、无应答等问题，提升产品在不同居住场景下的稳定性。统筹建设统一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打破部门和行业数据壁垒，整合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社区服务等多方资源，实现需求发布、服务预约、过程监管、质量评价的全流程线上化。在社区层面布局智慧康养驿站，集成健康监测与康养服务等基础适配性功能，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智慧服务。

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大学等阵地，开展常态化智能技术培训。采用手把手教学、同伴互助等方式，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手机使用、线上服务预约等基本技能，逐步消除数字鸿沟。建立健全数据共享与安全保护机制，制定统一的数据使用标准，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和权限。在保障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健康数据、服务记录等跨部门、跨区域互通共享，为各部门精准化服务提供底层数据支撑。

5.2. 深化资源整合，创新服务供给模式

出台“物业 + 养老”专项扶持政策，对开展养老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运营补贴和资质培训支持。鼓励物业企业利用小区公共空间设立养老服务站点，组建专业养老服务队伍，提供助餐、助洁等基础性服务，打造成为“家门口的养老管家”。推广公共补贴与第三方专业运营的合作模式，在每个社区可建设 1 所普惠性托老所，重点解决老年人日常照料、短期托养和康复护理需求。

完善公共购买服务制度，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筛选优质的医疗、康复、心理服务等第三方机构纳入养老服务资源库。通过智慧养老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推动专业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和家庭。全面整合社区闲置资源，将闲置无用的固定资产设施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鼓励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向老年人开放食堂、文体活动场所等资源，形成共建共享的社区养老服务格局。

5.3. 加强队伍建设，夯实人才支撑基础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医卫类高职院校与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将智能设备操作、失智老人照护、康复护理等内容纳入专业课程，实施“岗课赛证”融合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建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机制，根据行业需求输送专业人才，提高毕业生的行业就业率。

完善养老服务人才激励保障体系，将养老服务人员薪酬纳入财政补贴范围，对进入养老行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和生活补助。建立职业晋升通道，将服务年限、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直接挂钩，提升行业吸引力。加强在职人员常态化培训，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和数字化养老技能交替

培训，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时间银行制度，完善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机制，鼓励社区居民、在校学生、退休人员等参与养老志愿服务，壮大养老服务队伍。

5.4. 完善制度保障，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统筹协调养老、医疗、医保、人力资源等相关管理职能，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形成政策合力。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统一各个不同养老政策等地方标准，规范服务流程和质量要求。建立服务质量评定与第三方评估机制，将评估结果与公共补贴、评优评先挂钩，引导养老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大对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运营补贴和农村养老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创新投融资机制，设立养老产业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通过 PPP、公共购买服务、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与运营。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监管，建立健全信用体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欺诈消费等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5. 促进城乡均衡，推动服务普惠共享

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农村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为周边农村老年人提供集中供养和上门服务。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城市优质养老资源向农村延伸，建设远程医疗、智能监护等系统，让农村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便捷的专业服务。

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对口帮扶机制，鼓励城市优质养老机构与农村养老机构开展结对合作，通过人员交流、技术支持、管理输出等方式，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结合农村特色资源，发展农业、旅游业等融合业态，打造田园康养、乡村旅居等特色养老产品，培育农村养老产业新增长点，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5.6. 推动产业融合，培育银发经济新动能

深化养老与医疗、文旅、农业、科技、金融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多元化的银发产业生态。推动医养康养深度融合，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打通健康管理、疾病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全流程服务。发展新型养老服务创新模式，延伸养老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养老产业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养老产业集群。

完善银发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养老用品制造、智慧养老服务、健康管理等重点领域，支持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产品，丰富养老产品供给。创新养老消费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养老储蓄、养老理财等产品，提升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加强养老消费市场培育，引导老年人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念，激发银发消费潜力，形成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6. 结论与展望

新质生产力为破解传统养老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法。本文系统梳理了新质生产力与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揭示了技术革新、要素重组、主体协同与结构转型四位一体的内在作用机制，深入剖析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技术适配不足、资源整合不深、人才供给短缺、制度保障滞后等现实困境，并从智慧体系构建、服务模式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制度环境优化、城乡均衡发展和产业融合培育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在养老领域的应用绝非单一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涵盖技术赋能、资源整合、

人才支撑与制度保障的系统性融合。它通过重构养老服务的生产逻辑与交付形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重塑多元治理格局，推动养老保障体系从传统粗放型向现代精细化转型。只有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统筹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才能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实现养老服务从基础生存保障向高品质生活体验的跨越。

本研究虽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保障体系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化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差异化建构研究，重点关注农村地区新质生产力应用的特殊路径与挑战。同时，可开展长期跟踪研究，动态评估各类创新模式的实施效果，不断优化体系设计。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新质生产力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将更加紧密，未来还需加强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研究，平衡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让全体老年人都能享有有尊严、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 [1] 廉萍, 刘静馨, 唐芳.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建构研究——以长沙市积极老龄化为视角[J]. 现代商贸工业, 2026, 47(9): 6-9.
- [2] 李丹, 任义科, 岳瑞波.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 商展经济, 2025(21): 15-18.
- [3] 郭倩. 养老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J]. 中国市场, 2026(15): 5-8.
- [4] 叶思含, 王蔚.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 2026, 44(11): 139-142.
- [5] 曾绮慧, 梁慧珊, 钟晓婷, 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基于区块链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研究[J]. 就业与保障, 2026(3): 31-33.
- [6] 任兰兰, 庞漫, 张秋喜.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策略[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6(5): 116-118.
- [7] 李红飞.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老龄科学研究, 2025, 13(12): 15-23.
- [8] 朱思慧, 忻益慧. 新质生产力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 未来与发展, 2026, 50(3): 138-142.
- [9] 周晓晓.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基于浙西农村的实证分析[J]. 农村科学实验, 2025(18): 3-5.